

30.7

6

喜臨門

XILINMEN

喜 临 门

本 社 编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)

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3.375 字数：70千 插页：2

198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,3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57·140

定 价：0.25元

目 录

喜临门（眉户剧）	田 伟（1）
春风送暖（小歌剧）	钢 铮 韩相德（21）
老俩口逛会（秧歌剧）	张 荣（32）
考嫂嫂（眉户剧）	沈 喆（38）
两亲家（快板剧）	严光星（57）
月亮山下（眉户剧）	王世兴（73）
藏 舟（秦腔传统剧）	（91）
后 记	（106）

喜 临 门

(闹户剧)

田 伟

人物：哈老五，男，回族，三十九岁，队里饲养员。

英英，女，回族，三十岁，社员。

老马，男，回族，四十余岁，公社书记。

时间：开斋节的早晨。

地点：哈老五家院内。

〔远处是一片丰收景象。院内有几棵枣树，院当中有一棵梧桐树，树下有石桌、石凳，树后露出厨房一角。舞台右侧，有两间相联的新瓦房。房檐下挂着一顶草帽。〕

(幕后合唱)

喜鹊喳喳唱彩霞，

唱开人心朵朵花。

今年开斋喜临门，

劳动致富干四化。

〔合唱声中幕启，哈老五手拿簸箕上。〕

哈老五：(唱)喜鹊登枝唱不断，

如今不比那几年。

按劳分配我干得欢，

光景一年赛一年。
炸油香，摆馓子，
杀鸡宰羊煮鸡蛋。
黑架架，白衫衫，
穿在身上真体面。
新票票装了一卷卷，
不愁吃来不愁穿。
要想日子过美满，
花好还得月儿圆。
我今年整整卅九，
还是一个光棍汉。
有个相好叫英英，
情投意合好多年。
几次想去把她看，
只怨“穷”字把身缠。
大雁飞去望春来，
冬天过后盼春天。
今儿过节放了假，
时间不能再拖延。
想起今日会英英，
乐得我嘴里把花儿漫。

（白）太阳一竿子高了，我得赶紧去喂牲口，吃过饭还要去看英英呢！（下）

〔英英上。〕

英 英：（唱）红格彤彤太阳照山洼，
映红了坡上山丹花。

英英我手提竹篮篮，
盛满馓子、油香和甜瓜。
今日去会哈老五，
知心话儿拉一拉。
翻过圪梁下了坡，
脚下生风到他家。

(进哈老五家大门)

英英我进门四下望，
(白)啊，怎么全变了样？

(唱)难道五哥搬了家？

窑洞换成新砖房，
杏树丛中露白瓦。
窗上玻璃明闪闪，
四周院墙白粉刷。
房前屋后种了树，
葡萄藤藤墙头爬。

(白)待我喊他一声。(向屋内喊)喂，人呢！咋没人吭声？喂，有人吗？(从窗外往里一瞧)

(唱)炕上摆着新被褥，

墙上贴着新年画。
油漆箱箱紫红柜，
座钟走的嗒嗒嗒。
莫非是我找错门，
还是我一时眼睛花？

(揉揉眼睛，再往四下看) (白)没有错，这就是五哥的家！

(手摸石桌)

(唱)这块石板光又光，

四四方方摆中央。

这上头，

我和五哥扯过磨，

还给他补过破衣裳。

(又摸墙上挂的草帽)

这顶草帽圆又圆，

挂在檐下金灿灿。

针脚密来麦秸细，

是我亲手给他编。

(沉思地)他一个单身汉，不到三年工夫，就变化这么大。难道他挖了金豆豆，拣了银娃娃？要不就是抓飞把……不会！不会！他是个老实巴脚的庄稼汉，歪门邪道的事，从来不干，这真叫人猜不透。

让我把竹篮先放到厨房里去。(进厨房)

〔哈老五手拿花布、鞋袜上。〕

哈老五：(唱)我是队里饲养员，

勤操劳，多流汗，

又喂牲口又垫圈，

又养羊儿又做饭。

一年三百六十天，

里里外外不得闲。

刚才喂了队上牛，

赶紧回来做早饭。

刚才路过供销社，我给英英扯了几尺花布买了一双

鞋袜，等我吃过饭就给她送去。（把花布、鞋袜放在石桌上）提起英英，也怪孽障的。早先也是我们碾子湾的人，结婚不到两年，男的戴了个漏划富农的帽子上吊无常了，家里撂下个老婆婆靠她来养活。前些年公社打水库，修农田，哪一样苦活能少了她？冬天，她起五更，睡半夜，没有睡过个囫圇觉；夏天，她风里来，雨里去，没有穿过个干褂褂。年终一决算，还倒贴八十块钱口粮款。日子实在没法过，她只好带着婆婆回了娘家。“革文化命”的那阵子，我和英英去登记结婚，公社掌权的硬说我不讲阶级搞调和，把我放到生产队里批判了三晚上。唉，这些年要不是胡折腾，我哈老五，早都抱上儿子了！

〔房里传出“哞、哞”的牛叫声。

哈老五：（朝屋里喊）紫花！紫花！等我把饭做好了，再来侍候你。

〔英英悄悄走出厨房，躲在树后。哈老五进厨房。英英从树后出来，发现石桌上的衣物。

英 英：这是哪个女人的？

（唱）新鞋新袜放一起，

还有一截花哗叽。

刚才听他喊紫花，

叫我英英犯猜疑。

（白）难道他……

〔英英听到脚步声，急忙躲到树后，哈老五出。

哈老五：（唱）说古怪，真古怪，
要说稀奇真稀奇。

刚才我去喂牲口，
是谁把竹篮放在厨房里。
甜瓜笑，笑开眉，
油香香，香扑鼻。
馓子炸的酥又细，
也不知是谁的好手艺？（思索）
不是隔壁王二婶，
就是对门他刘姨。

（白）他们的茶饭也没这么好呀？

让我咋唬咋唬，看看是谁给我哈老五散的乜贴？（喊）
你躲在那儿，我早都看着了，还不快出来！

〔英英从树后出来。

英 英：五哥！

哈老五：啊，英英，你是多会子来的？

英 英：来了好大一会子了。

哈老五：厨房里的竹篮是你放下的呀！怪不得馓子油香炸得那么香，我左猜右猜都猜不出个人儿来。（发现英英拭眼泪）英英，今儿个开斋，应该高兴高兴，你咋哭了？

英 英：没哭！没哭！刚才眼睛里打进了个沙子。

哈老五：（掏出手帕）来，来，来，我给你粘粘。

英 英：不用了，已经出来了。

哈老五：英英，你快坐，我给你沏茶，端油香去。

英 英：别忙乎，咱们先扯扯磨。

哈老五：你今儿来，我真没想到呀！

（唱）隔山隔水路儿长，

割不断你我情意长。
先问你日子过得怎么样，
婆婆身体可健康？

英 英：（唱）春风扑面喜洋洋，
党的政策暖心房。
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好，
婆婆身体还安康。

哈老五：（唱）阴洼里冰消雪水滴，
春风送来好风光。
你多年冤屈可平反，
如今愿不愿返回乡？

英 英：（唱）山里的锣鼓山外响，
党的政策传四方。
摘了帽子平了反，
往日的冤屈一扫光。

哈老五：（高兴地）给你平了反，真叫人高兴啊！英英，往后你还打算回来吗？

英 英：（唱）想起往事真心伤，
有心问话口难张。
刚才你跟谁把话讲？

哈老五：噢，光顾了跟你说话，走，走，走，跟我进屋看看去。

英 英：不，不，不！
（接唱）进去有点不便当。

哈老五：（恍然大悟）噢，闹了半天，她还以为我有了媳如呢！今几个叫我来骗骗她。英英！（指屋里）

(唱)你问屋里那个它，

姓牛名字叫紫花。

英 英：(背白)牛紫花？怪不得这儿放着花布和鞋袜。

哈老五：(接唱)性情温顺没脾气，

干起活来顶呱呱。

他爱我，我疼它，

是我老五的命疙瘩。

英 英：(背白)哟，看他说的肉麻的！

哈老五：(接唱)靠它盖房添喜色，

它帮我劳动把田下。

有它伴我过生活，

劳动致富多安乐。

英 英：(旁白)怪不得他富的这么快，原来是娶了个有钱的。(问哈老五)是谁给你介绍的，我咋连一点音音都没听说？

哈老五：(接唱)驷马会上对的象，

书记给我把红线拉。

眼下就要坐月子，

乐得我老五笑哈哈。

英 英：(唱)他在那里笑哈哈，

英英我心里象猫抓。

咬碎门牙肚里咽，

强装笑脸告辞他。

(白)今儿时间不早了，我现在得回去了！

哈老五：英英，你今儿来，饭没吃一口，茶没喝一杯，现在当真要走？

英 英：当真要走。

哈老五：果然要走？

英 英：果然要走。（欲走，被哈老五拦住）

哈老五：英英，你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就进去看看它吧！

英 英：不了！不了！改日再来看她吧！

哈老五：（拉英英）今儿个你说啥也得进去看看。

英 英：快丢手！快丢手！让别人看见多难为情。

哈老五：（向内喊）紫花！紫花！（牛：“哞”一声）

英 英：（诧异地）大嫂说话咋这么个腔？

哈老五：声音是粗了点，哪能跟你的脆嗓子比！

英 英：快不要说疯话了，大嫂听见要生气的。

哈老五：你放心，它是不会跟你生气的。

〔哈老五推英英，欲进门。〕

英 英：啊，牛……大嫂呢？

哈老五：它就是我养的紫花牛。

英 英：你这个死鬼，闹了半天才是摆下迷魂阵来糊弄我。

哈老五：我说的是实实儿的实话，庄户人家常说，家里养了羊，多出三月粮；家里喂了牛，吃穿不发愁。我喂的这紫花牛——

（唱）六个牙，口正轻，

屁股喂的圆墩墩。

买来还没到一年，

生了个牛犊真心疼。

如今肚子里又有喜，

真主给我散了个钱囤囤。

英 英：明明是个紫花牛，你还一个劲儿的喊什么牛紫花，

牛紫花！五哥，（指石桌上的衣服）这是谁的？

哈老五：这是给你买的呀，今几个我正谋着看你去哩！

英 英：你心里还想着我？

哈老五：英英，这几年你还不知道我是咋想你的！

（唱）河湾里丛草根相连，

黄河长流水不干。

手搭凉棚望平川，

站在山顶眼睛宽。

几次望你脚站麻，

盼你我把眼望穿。

英 英：五哥，你心里想我，咋不来看我呀？

哈老五：前几年我是叫花子敲钟——穷的叮当响，我这么结板的男人，不如一只老母鸡！

（唱）过去穷的实可怜，

一日劳动二分钱。

顿顿喝的稀糊糊，

炕上没有一片毡。

见了你心里更凄惶，

不见你心里还安然。

（白）英英，这几年你在外头，就不想我吗？

英 英：（唱）簸箕恋谷米恋筛，

鱼儿和水难分开。

我受冤屈遭孽障，

亏你关照挂心怀。

住在娘家这几年，

心里时时盼你来。

哈老五：你心里想我，咋不来看我呀？

（唱）口吃山李心里酸，
满肚子辛酸十几年，
十几年冤屈无处诉，
跨过深沟实在难。
如今真主睁了眼，
铺平道路把沟填。

哈老五：做梦也没想到政策会扭过来。英英，如今碾子湾可不象你走的那阵子了。

（唱）如今提起碾子湾，
大人娃娃笑开颜。
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，
再不吃那大锅饭。
按劳分配奖罚明，
社员个个干得欢。
家家有余粮，
户户有存款。
农林牧副齐发展，
报纸广播常宣传。

英 英：五哥，听说你那名字也上了报！

哈老五：上了！上了！

（唱）我是队里饲养员，
年年保畜繁殖都超产。
去年工分挣了三千四，
奖金还得了二百三。
家里喂了紫花牛，

谁不夸奖眼里馋。

英 英：哟，那你不成冒尖户了？

哈老五：是个冒尖户。瞧这架势再扑腾上几年还不知道会富成个啥样呢！

英 英：不成地主，就是富农。

哈老五：不会的！英英，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？

英 英：还有啥不该说的？

哈老五：我想把你和你婆婆都接过来，咱们在一起过日子，不知你可愿意？

英 英：在一起过好是好，可我……

哈老五：你怎么？

英 英：我有个……

哈老五：难道你已经有了……

英 英：没有！没有！

哈老五：那你有个啥，就快说！

英 英：我有个条件。

哈老五：要提那条件，十件、八件都好办，你就核桃枣儿往外倒。

英 英：过日子有吃有穿就足了，千万别当那冒尖户。

哈老五：不当冒尖户。

英 英：对。（指屋内）那个祸害也不能喂。

哈老五：啊，你是个明白人，今儿怎么说起胡涂话来了！

英 英：人在事中迷，就怕没人提，我说的全是真情话！

哈老五：英英，这紫花牛肚子里还有喜呢！

（唱）它不吃草不吃料，

这几晚上一直叫。

下了奶，光撒尿，
一场喜事就来到。

英 英：别说是个牛犊子，它就是生个金疙瘩，银葫芦，我也不稀罕。

哈老五：英英，如今上头允许社员养大牲口，你害怕啥？

(唱)这事不用再担忧，
劳动致富有奔头。
党号召社员喂家畜，
咱就象船儿顺风游。

英 英：我怕那树大招风哩！

(唱)这些年政策象滚豆，
滚来滚去摸不透。
初一政策十五变，
冒尖的苦头我吃够。
你要不听我的话，
往后必定栽跟头。

哈老五：我一没投机倒把，二没剥削别人，这紫花牛是我靠汗水子换来的，谁能说个啥不是！

英 英：过去我和王兴哥喂了一头大犍牛，也是靠劳动换来的，结果落了个啥下场？

(唱)王兴在大队当队长，
农林牧副一齐抓。
家家富裕粮囤满，
社员个个把他夸。
我和他结婚刚一年，
买了头犍牛喂到家。

四清来了工作队，
批他带头搞自发。
说什么“自养家畜是倒退”，
说什么“富了一家穷千家”。
强把犍牛充了公，
还把漏划富农的帽子头上加。
王兴他一时气不过，
半夜吊死在树下。
五哥呀，
口吃甘蔗渣难咽，
好景别把眼糴花。

（白）前边的路路还长着呢，千万别往那黑洞洞里钻！

哈老五：可这紫花牛我实在舍不得呀！

英 英：你非要养它，那就算咱俩的缘分到头了！

哈老五：（挠头）胡达呀？这可把人难死咋！

〔老马上，敲门喊“老五！老五！”〕

英 英：谁？

哈老五：是老马。

英 英：哪个老马？

哈老五：公社马书记。

英 英：你快去躲躲。

哈老五：咋话？

英 英：这些年干部看见社员吃点稠的就眼红，你如今又养羊又喂牛！不怕书记看见……

哈老五：他看见能给我降个啥罪？